U
101
Y8
1639
V.12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謀卷之十一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陳東請復用李綱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斡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使王汭來致責、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非朝廷意、乃李綱姚平仲耳、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司、太學生陳東等千餘人。上書於宣德門。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

邦、彥可斬

李邦彦、白時中、張邦昌、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䘏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擢。中外相慶。而邦彦等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彦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皆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彦等不爲

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道

乘車而至、衆搴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麾聲喏而散、
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自速其亡此輩何心）
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
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呉敏欲弭謗議、奏（有識）
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芑山氏曰、明主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
塞也、若東者置諸左右、資其論列、必多所裨益、歛
僅奏東爲學錄何也、至詔禁上書、則朝廷又自塞
言路、豈盛世事哉、

楊時論和議不可恃

宋欽宗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不退軍，詔割三鎮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況割地行成乎）以畀金。初金人犯咸豐門，蔡懋（懋護賊誤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閤門使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時以肅王樞爲質于金）、康王構還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乗其半濟擊（康王即高宗）（金甚強，惟歸路可擊，如姦庸沮撓何）之，帝不許。李邦彦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

竝作軍法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
進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
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楊時上疏曰河朔爲朝廷 續綱目側此○非是
重地而三鎭又河朔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
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
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鎭之民以死拒之三
鎭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
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帝 此必淵會李邦彥者
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又抗疏曰聞金人駐磁

相破大名，刼虜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

芭山氏曰○當日但聽用李种策○毅然黜一邦彦使不敢復言和金○金未有不喪氣者○焉敢妄希割地哉○甚矣欽宗之懦且愚也○

○龜山論三鎮不當割○和議不可恃○切中當日事機○續綱目皆削而不錄何也○

李綱論撥亂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時徽欽北狩）郎綱再貶寧江金兵復至淵聖悟和議之非召綱爲開封尹行次長沙被命即帥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京城失守至是召拜右相趨赴行在所御史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爲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罷之章五上帝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此言足以折岐）綱行至太平上疏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哲不足以當（惜高宗不足當此語）之英則用心剛足以蒞大事而不爲小故之所搖哲

則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爲小人之所間願陛下
以漢之高光唐之太宗國朝之藝祖太宗爲法

芑山氏曰召用李綱自可撥亂反正但邦彥雖竄
遠州而汪黃煽惑朝政復主和議宗澤張所諸賢
且相繼黜逐豈能獨任綱以圖興復哉綱罷識不
媿古大臣帝欲用綱而不先去汪黃其不足爲英
哲可知

張所請還京城

宋高宗建炎元年。安置監察御史張所於江州。初靖
康中。所以蠟書冒圍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
河北人心如此因而用之可以禦虜卒爲和議誤
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
繇是所聲震河北。帝即位。遣所接視陵寢。所還上書
曰。河北河東。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
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
因字寓兵法
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
帝亟還京城。因言其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

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于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與遷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

將相爲要兵次之

此言果行宋不速亡

又言黃潛善姦邪恐害新政潛善引去帝欲留之故罷所言職安置江州

既去何必復留

或曰宗澤張所志存興復識不在李綱下亡何帝疎忠直昵姦邪卒禍宋室後之論者謂建炎爲中興非也

李綱條上十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召李綱拜右相綱至行在入見涕泗交集帝爲動容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不悟一切墮其計中賴天命未改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徽欽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缺然不足以副委任且臣在道顏岐嘗封示論臣章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相因力辭帝命岐奉祠綱猶力辭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綱

忠懇如此

不必力辭只空感悟人主使忠邪別白

頓首泣謝且言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賜臣施行○臣乃敢受命○

○但借此條上十事非自比○姚崇

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欽宗年號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震然後可議大舉○

○至○論○必○不○可○易○

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至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

預爲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乃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僞命。謂國家

呂好問。挽逆反正。深心恐綱。亦未能盡知。

更大變。鮮有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僞官以屈膝于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汚僞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厲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

狡獪勢必復來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蔑著宜愼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脩德謂上始膺天命宜益脩孝弟恭儉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冀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僞命二事留中不出

近代進退宰相亦爾

芑山氏曰十事皆可見諸行但愚所憾者久任一條當在國是之後蓋愼擇大臣忠邪不雜如汪黃輩不居間沮格則主德脩而庶事康巡幸以下不

難次第就緒耳。厥後潛善李綱並相。宗澤累[illegible]帝還京。帝卒用潛善計。幸東南不報。及撻懶遺秦檜還中國主和。帝甫見檜。即以樸忠許之。宋事自此大壞矣。凡皆不愼擇大臣以至于是。綱十事本以久任次國是。何也。

李綱議脩政事

宋高宗建炎元年李綱爲右相兼充御營使綱入對言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不去汪黄輩決不可圖中興）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理學經濟具見）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聖此所謂規模

也至于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三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皆推豪傑以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坐受金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援兵不至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

者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慰天子恩德所以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鎭之制。使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資其禦敵之力。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最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爲招撫河北。非所不可。亮先以邊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屢立戰功。

此亦不得已之策

材略須兼忠義

綱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試之。綱爰立軍法。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長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以此法團結。及詔陝西山東諸路帥臣。並依此法。互相應援。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

或曰。先治內而後復讐。綫志各有次第。

岳飛論兵先定謀

宋高宗建炎元年、以張所爲河北招撫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身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自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對、條上利害、且乞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乃渡河。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招撫司之擾、且言自置司河北、盜賊愈熾、李綱言張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豈繇置司。益謙非理沮抑如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

○見○益○謙○奏○非○實○○○○○○

庸主

院汪伯彦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彦力爭伯彦語塞所招徠豪傑擢王彦爲都統制時岳飛上先是書言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足伐敵之謀而勸飛司秉義郎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王之師日集彼方謂吾素弱宜乘其怠而擊之黃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聖意恢復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願陛下乘敵穴未固親帥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坐飛越職言事奪官歸詣河立意不欲還都北招討使張所以飛爲中軍統領問之曰爾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

者不足以盡○謀猷舉此○見其概○

二鼓牙樵以致紱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所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爲固苟憑據要衝峙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招撫誠能提兵壓境○飛唯命是從○所大喜○借補飛武經郎○

芑山氏曰○飛所見與李綱合○先是宗澤語飛曰爾智勇材藝古良將不能過○愚觀飛識度○不獨負將材○雖與綱並相可也○

趙子砥言北事

宋高宗建炎二年、趙子砥至燕山、燕山虜地淵聖自雲中徙燕山遁歸、命輔臣問北事甚悉、子砥大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吾國與金勢不兩立昔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餧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阱以待徒示虜以形者非計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遂命子砥知台州

芑山氏曰宋和金與六國賂秦等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蘇洵曰此言得之

子砥餒虎之喻。更痛切感人。知金不可和。亟思所以制金。尤見禦敵深智。制金亡他。據要害。輯將士。厚積儲。專任李綱宗澤岳飛諸人。罷黜黃潛善汪伯彥而已。如是而虜有不墮吾阱者哉。

胡寅進七策

宋高宗建炎三年起居郎胡寅上疏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迎請非易）而乃亟居尊位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偸安歲月略無扞禦及虜騎乘虛疋馬南渡一向畏縮錐務遠逃軍民怨咨恐非自全之計也（七策史不安略）因進七策一罷和議而脩戰略二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三務實效去虛文四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強五都荆襄以定根本六選宗室之賢封建任

使之○七存紀綱以立國體書凡數千言呂頤浩惡其（後○趙鼎劾頤浩）
切直罷之于外

芑山氏曰○頤浩非獨惡寅切直○實不知七策可采
耳○攷頤浩後先議論○皆無足取○如高宗在建康議
駐蹕之地○則曰金人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宜且
戰且避○奉陛下于萬金之地而臨安之鼎定矣○及
金兵再至○又進航海之策○曰敵兵多騎○不能乘舟○
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此兵家
之奇也○金兵旣入臨安○車駕乘舟入海○頤浩又奏

請令從官以下。皆從便去。高宗曰。若然。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以頤浩意見若此。聞寅所陳七策。未有不以爲狂且妄者也。

趙鼎條奏便宜

宋高宗紹興四年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徐俯旣去（先是俯簽書樞密院事與趙鼎議不合）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鼎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所抑（勝非誤國）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中丞辛炳以宿憾劾浚不臣）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

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當痛言浚必無不臣之事以明辛炳之言不足信。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

芭山氏曰得君如浚不終君臣之好安知帝不以待浚者待鼎乎鼎非憂讒畏禍懼不克成功釋朝廷西顧耳時邊報驟至舉朝震怖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制下朝士交慶紹興五年浚鼎並相未幾爲吕祉離間論事往往不合鼎力求退七年浚免薦鼎可大用鼎復入相及浚失策得罪謫嶺南鼎力救帝意稍解鼎與浚皆賢相皆忠于謀國帝獨不始終委任數爲言者所攻至旅進旅退欲久于其位而不可得知人不明

如此。豈足與圖中興哉。

趙鼎勸親征

宋高宗紹興四年、召張浚於福州、初浚至福州、先是浚奉祠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無、成算

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浚字德遠有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兵赴闕則其

、後世○議○親○征○者○獨○不○思○歸路可乎

防虜絶我歸路

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芑山氏曰以張浚來路爲朝廷歸路既出萬全而又令虜不測智計頗密鼎見不及此尤幸能用樗言

李綱條上六事

宋高宗紹興四年、帝自將禦金、次于平江、金齊之兵日迫、或勸帝它幸、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爲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張浚已在鎮江兀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豫子劉猊

豫任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眞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采羣言為善後計不必博采但力行李綱諸人之言足矣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

敵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安而以中原未復爲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爲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爲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

秦師三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在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爲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士銳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于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卽議攻討。乃爲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

即能守而後能戰之說

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至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于江南官吏守空城于江北雖有天此真失算亦大將恇怯故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

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大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野脩宮闕立官府剏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
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
無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羸餘之蓄民力困而
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
○與近代人臣所云臣子○負君上不同
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
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
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
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
○數○語○盡○當○日○諸○臣○情○態○
何補于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

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偸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繇今天啓宸衷悟前日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于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

只在委任得人虛心與忠正計國事不必親履行陣

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

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略。眞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嘗。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

非虜即盜○擾攘無寧日何暇○之有忙中竭力料理可○也

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

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偫糗糧偫音雉積也積金帛敵來則禦侮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之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敵之邦鮮復遣使登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

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
○○○○○○○○○○○○○○○○○○○○○
之謀是和卒不可成而徒爲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
○○○○○○○○○不○退○避○不○和○議○只○此○三○者○
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
○○後世人主所難○
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爲之俟吾之
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
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
○○中○興○皆○以○此○爲○先○○○○○
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
○此以下續綱目肯○刪
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

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時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畏天當在任輔弼選人才之先）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後世輔臣不知此義故身與國俱敗）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于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此輩亦無益于治）

亦得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瑰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爲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翼佐必成大業然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爲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小人之情僞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閒廢于無用之地而陛下褒寵側席有乏材之

歎盍少留意而致詧焉何謂變華士風夫用兵之與此論時儒未及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攻之本朝嘉祐治平之理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illegible]取世資滃訿成風登朝廷之禍哉大抵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illegible]

風聞。至於大事。則必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輙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何謂愛惜時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厦。堂室奥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模。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初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

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人事盡于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于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于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宜以身先協心同力盡人事以待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于王者猶父母之與子愛之至則所以戒之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威必恐懼脩省

以致其寅威之誠此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於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豈敢批逆鱗哉今臣無

魏徵之敢言使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或曰內固而徐議大舉綱籌策素定如所云勿復退避勿復遣使擇所當爲一切以至誠爲之皆謀出萬全高宗徒褒諭而不能用豈非庸懦不足與有爲哉

芭山氏曰是時侍御史魏矼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所見與李綱同綱條上六事史不宜略續綱目槩削不載非是

阜菴氏曰。李忠定何其似武侯也。合前後疏奏觀之。不獨忠義勃發。其規畫精詳。確不可易。有臣如此。而不克中興。高宗眞不君矣。爲嘆恨久之。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十一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二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胡寅諫止和議

宋高宗紹興五年遣中訓郎何蘚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刼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眞之要領因講和而

見當時講和之非

能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刼質所畏在用兵則嘗示欲和之端爭吾所重（深警虜情）乎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謂自是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言至此懦夫亦髮指）爲是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處就一姑息之事哉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此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閟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覯何辭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

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後將闢地復土、

誤用機權、

浚忽主和

終歸于和、未可遽絕、乃遣薛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苣山氏曰、罷和議。主恢復。浚素志也。今于寅疏而反議之。豈不自相矛盾。

陳公輔論王安石

宋高宗紹興六年、陳公輔召還爲吏部員外郎、言今

公論并無才智

日之禍實繇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

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仗節死義豈非

學術爲治天下之本惟學術壞故政事隨之

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

王居正當力辯安石父子學術之非

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

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

此安石罪不可逭處

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世龜鑑安石使學者不

讀史漢楊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

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太謬）
君安石乃曰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皆師安石之言（此等議論似緩實急）
宜其無忠義也疏入帝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芭山氏曰推見亂本歸罪安石自是不易之論然
非獨士大夫無氣義不能維持國家即其所行新
法傷民蠹國莫此爲甚虜賊交訌宗社動搖雖謂
宋之亡亡于安石可也

楊沂中敗劉猊

宋高宗紹興六年、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其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期（此說甚明）、從其請、則豫獲其利、敗則我受其敝、况前年因緣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道

繇壽春犯合肥猊率東路兵繇紫荊山出渦口犯定
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繇光州犯六安時張浚楊沂中
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
鼎深以爲憂移書張浚欲令浚與沂中同保合肥浚
以爲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趨
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
立功會邊報日急（俊不宜如此）張俊劉光世皆張大賊勢以聞浚
以書戒二將曰賊豫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
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

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爲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慮遠、何以成

此繇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爲韓世忠所沮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猊率衆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猊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猊恐孤軍深入爲王師所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

擊之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賊破（用聲）矣賊衆錯愕駭視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浚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賊衆大敗橫屍滿野猊從首扳謀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沂中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馬叱之餘衆皆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光州圍而去北方大恐金人闕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或曰。吳錫以五十突騎破猊此。亦一奇也。使濠不保淮南。則淮南必爲賊有。淮南爲賊有。則賊勢必益橫。故論者皆歸藕塘之捷。非浚不能成功。

岳飛議恢復

宋高宗紹興七年、岳飛乞終毋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隷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洞見金彼計）耳臣願陛下假臣日月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措畫甚大）（金亦不易滅）

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
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
徒空言而已
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
殺飛誤朱者檜也
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
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
瓊素不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祉尚書不習
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
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
浚誤
王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固知非太尉

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詔不許。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儒者舉動

或曰。沮抑武穆。噫。中興之功。浚罪不下於檜。

卓菴氏曰。卽日上章求終喪。武穆舉動。過張九齡遠矣。可謂忠孝兼盡。

不可。飛自請督以正間。飛飛不城不盡其思豈以而
軍為念。故飛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其服
備者畢過
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廬母墓側。詰浩浚怒
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
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或曰。此抑武穆竊中興之功。沒渠不下於檜。
卓菴氏曰。即日上章求解兵。武穆乘輿過巷九何

吳璘復陝西諸州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吳璘及金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受詔班師初吳璘進兵援秦州聞金統軍胡盞與習不祝合兵五萬屯劉家圈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彊弓次彊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彊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

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殱於此乎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胡盞習不視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必不敢輕犯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于山上則勝璘然之乃講戰敵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河陟峻嶺截坡上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視善謀胡盞善戰二

酋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鏖戰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裘駐馬亟麾之士殊死戰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庸主貿貿至此又詔班師）主和議以驛書詔班師時璘拔秦州其勢方張陝西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及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州入陝州矣詔至璘即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歎而已（當痛哭）

芑山氏曰進取則必議命奉詔則急班師總爲和議所誤諸將如韓世忠劉琦岳飛吳玠吳璘皆忠

勇可任。而姦相徃徃掣制。使不竟其用。姦相誤國如此。

張浚力論時事

宋高宗紹興十五年、張浚因星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子情宜如此、賢母）浚志遂決、即上疏言當今時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決、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于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僞、豫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中丞阿檜）遂貶連州居住、尋徙永州、檜必欲

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州、與郡丞汪召錫、共伺察之、

芭山氏曰。姦相秦檜死。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紹興二十六年。浚丧母將歸葬。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挑釁用兵。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丧爲嫌。乃上疏極言。臺諫湯鵬舉凌哲等。論浚在罪籍。唱異議以揺國是。若使歸蜀。恐惑遠方生患。復安置永州。三十一年。金主亮入寇。殿中侍御史陳俊

卿言浚忠藎帝詔復官判建康浚至建康即具行宮儀物請車駕臨幸帝從之三十二年帝傳位孝宗孝宗召浚入朝以爲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翰林學士史浩深嫉浚凡浚規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浚與湯思退竝入相思退恐和議不成陰謀去浚未幾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跋扈且費國不貲浚凡八上疏乞致仕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枸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即死不

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而卒夫魏
公爲史浩湯思退諸姦臣所抑卒無成功高宗庸
懦無足恠孝宗號英武史又稱孝宗察浚之忠嗟
乎天下豈有察其忠而猶惑于讒以去浚者哉
卓菴氏曰人皆以浚類諸葛亮愚以爲不然葢亮
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而浚以呉玠故
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岳
飛而又詆之此浚亮不可同日語也

朱熹議脩攘

宋孝宗初卽位（高宗傳位于帝自稱太上皇）詔中外臣庶陳時政闕失監南嶽廟朱熹上封事言脩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脩政攘夷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南渡以後朱文類如此氣勢瘵弱不振此當于言外得之）爲遷延中已之資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更相激厲以圖事功又言四海利病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繫令尹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

本欲斯民得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

此論非迂

姦贓狼賊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執臺諫之新舊賓

近代此弊尤甚

客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

芑山氏曰宰執臺諫以國家名器媚私交此病民蠹國之大者非熹不畏彊禦必不能直指其失如此續綱目削去此數語非是

虞允文陳棄地利害

宋孝宗時以史浩參知政事浩上言官軍西討虜不可過寶鷄北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虞允文上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繫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害至重不可不慮于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筹畫地陳棄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

芑山氏曰。允文言三路不可棄。孝宗既知為史浩所誤。及金以重兵扼鳳翔。爭吳璘新復十三州軍。璘亟馳德順備之。已而金蒲察世傑。率師來攻。璘力戰拒敵。時議棄三路。詔璘班師。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則是孝宗卒誤用浩言。自沮戰功也。未幾。侍御史王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然後罷浩知紹興府。亦已晚矣。況湯思退入相。復議講和。宋事焉可為哉。

張浚圖恢復

宋孝宗初即位手書召張浚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道學語）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讐自服帝悚然曰當不忘公言加浚少傅魏國公宣撫江淮浚見帝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恢復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時浩以潛邸舊臣預樞密）命諸將出師犄角以向中原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采石瓜州浚言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

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浩不悅凡浚規畫浩必沮之、誤國

芑山氏曰國之興衰繫將相賢否南渡以來將相非不賢然李綱入相則有汪黃武穆爲將則有秦檜傳至孝宗庶幾改絃而又有史浩湯思退之姦庸直趨于亡而後已然則雖有賢將相尤當以去小人爲先所謂除河北賊易除朝廷賊難有志中興者不可不慎

胡銓議虜不可和

宋孝宗隆興元年、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廷、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胡銓獨（此輩誤國）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㮚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後杞卒正敵國禮而還）銓又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詞簡而理勢畢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椑棺謂之櫬親身棺也椑音卑櫬音襯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大臣且有不逮婦人者不聽、

苣山氏曰。銓之言深切事情。然自符離師潰。孝宗靡然無復伐金之志。而湯思退又專以和議惑之。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遂議渡淮。銓雖痛哭流涕。如思退何哉。雖太學生張觀等論思退鉤致敵人。因落職竄永州。以憂悸死。嗟乎。思退豈一死足蔽辜哉。

劉珙陳聖學

宋孝宗乾道三年、劉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羨餘和糴之獘、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爲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其功烈

（宋人語氣、類如此）

（和議又、爲僉謀所、誤）

（漢高不足以語此）

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

近日併不言聖學天○下○安○得○治○○○○○○○○

帝稱善。遂拜樞副。

芑山氏曰。合衆智。用僉謀。甚善。然須先辨名實邪正。不則有謀臧不從。不臧復用之病。孝宗非能受盡言者也。琪是時陳聖學。論時弊。亦既稱善矣。未幾。王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觀此而帝之喜佞忌直益見。

劉珙手疏別奏

宋孝宗乾道七年、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至于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爲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犬吠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其敢嘖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

〇此語不合時勢

別奏略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爲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苞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爲恢復之實者。大抵濶略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荊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犁庭掃穴。在反掌間。何荊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荊襄雖得臣輩百人。

近日則剝掠自恣。何窮苦之有。

所難在此。

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爲寢前詔

芑山氏曰珙手疏語意殊切與李綱所云内治既修後議大舉同先實而後形尤見慮事深確如孝宗乾道四年大閱于茅灘亦徒示以形耳其于自治之實則未也安所恃而圖恢復哉

朱熹論主術

宋孝宗淳熙六年旱詔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略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

○近代朝政亦如此

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

之嗜利無耻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于朝廷。而出于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于帝曰。士之好名。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何啻痛哭

罪已不暇○大怒何爲

用違其才

芑山氏曰。本朝于愼行云。拒諫適以成名。從來有

此議論至于因而任之能否自見尤得任人之法天下之事當之者難譚之者易好名之士空言則辯實用則踈因其言而斥之使之有托不如核其實而任之使之自露而世不能喻也後世有建言之士橫遭貶謫天下想其風采一旦起而在列郎欲把持大柄使公卿臺諫入其掌握當事者苦之設法排斥而其名愈重有策者曰優之官階以報其屈抑如額而止然後累資以進使以職業自效則一當事任短長立見自顧不暇矣何必過爲褒

崇。亦何必驟加擯黜乎。當事者不能用。以至兩敗。此有愧於趙相矣。愚意此僅可駕馭空言之士耳。至于任人。宜先辨能否。度其才足勝任。而後任之。庶不僨事。若漫授以事任。聽其見短。使捫舌自退。以明前此所言之不足有爲。因以愧之。而不須事之覆敗莫支。則是懲空言甚工。課實效甚拙。天下事豈堪一誤再誤哉。于氏謬以爲得任人之法。愚不敢信也。

孝宗戒中人傳旨

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知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使孝宗果知道則陳賈諸人安敢禁道學

責人則明

隆興二年詔輔臣晚對便殿

未必盡然

芑山氏曰以中人傳旨爲失可謂善謀國然非虛

心觀理。臨事果斷。必不能洞見是非。必不能不誤。它無具論。其大者如湯思退之主和撤備之失算。此不待智者而知。帝弗之察。及金人入楚。豫言者交章罪思退。始竄思退于永州。繇此而論。雖不令中人傳旨。其所誤固已多矣。惡在其能不失事機邪。況帝異時用舍出于內批。則視帝所謂以德宗爲戒者。又何相戾之甚也。先是嘗詔輔臣入對便殿。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令執政大臣。宜于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

所聞。勦躋于治。揆此亦盛朝良法。然自張魏公既沒。如虞允文陳俊卿朱熹張栻諸賢。皆用舍無恒。不能屬羣策以圖恢復。識者繇此知孝宗言有餘而行不逮耳。

[illegible]

百合固金湯 [illegible]

[illegible]

安丙誅吳曦

宋寧宗開禧三年、吳曦（二年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曦副之）叛金完顏綱以金主璟命、立曦爲蜀王、曦卽興州爲行宮改元置官、遣董鎭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能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除小人皆然）之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時稱疾不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

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諷刺）
（曦妄人耳非不易滅者丙過計何也）
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豪傑乃滅此賊
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
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
（得力在合謀）
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
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慮後）
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
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喜始出視事君玉與
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既眯聖賢之

戒雖犬馬識其主乃丼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請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何爲大呼）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挺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内戶曦啓户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盡収曦黨殺之衆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

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术虎高琪奉冊於曦术至而曦已誅矣金人喪氣

芑山氏曰曦之伯父玠嘗立功于高宗時顛頑張韓劉岳今曦叛宋附金以首惡被誅何其悖也安丙不顧矯制之嫌僇力平賊識者韙之然非巨源好義諸人力贊其成丙亦安能遽了此事哉

眞德秀請罷歲幣

宋寧宗嘉定七年、蒙古伐金、金以其故主永濟之女歸蒙古、及蒙古平、金主珣徙都汴、時金人國蹙財匱、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眞德秀上疏請絕之、其略曰、女眞以韃靼侵陵、徙都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旣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西晉僞國）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

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虜之未亡。姑為自安之計。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嘗。積安邊之金繒。餙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為我患。以苟安為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

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
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
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
遂罷金國歲幣。
芑山氏曰。挑釁胡元。屢爲所敗。理宗悔之。命學士
吳泳草詔罪己。御史王萬曰。用兵固失。言之大甚。
恐亦不可。宜以震厲奮發。興起人心。泳從其言。按
此與德秀所云事變方興。不宜示以可侮者相合。
大抵國家忽有意外之變。須鎮重安詳。外示閒暇。

內修實備不可先自驚擾使人心搖動合德秀王萬之計觀之思過半矣

眞德秀奏五不可

宋寧宗嘉定八年以眞德秀爲江東計度轉運副使德秀辭朝因以五不可爲獻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于金虜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値其方強不得已以大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此胡誠能以待敵之禮遇天下之豪傑以遣虜之費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于此虜而事之哉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二曰比鄰之盜不可輕言韃靼及山

東之盜苟得志而鄰于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賊日夜講求攻守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之議者大抵以金虜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虜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搢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緯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

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元氣痞鬲不可以爲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爲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機朝廷若以言者爲愛君爲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爲沮事爲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治亂存亡之所繇分故臣於終篇反覆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芑山氏曰理宗淳祐四年徐元杰劾史嵩之起復

士論紛紛乞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較雖是正論但言之大甚元杰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較要當保養一綫之脉因詔嵩之終喪按元杰此言與德秀所云公論國之元氣正合但德秀汎言公論不可欝元杰則專指大學武學諸生上書論嵩之而言

汪立信陳二策

宋咸淳十年度宗旣崩子嘉國公㬎卽位謝太后臨朝稱詔詔賈似道獨班起居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欲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

天生似道亡宋

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纍累

不得行。則天敗我也。斷壁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芭山氏曰。似道安危利菑。匪一朝夕。立信當主少國危之時。力難進賢去姦。而漫遺書似道以二策于之。譬猶持盧扁之劑。投諸必死之人。庸有濟乎。策非不善。然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立信不能無失言之過。廢斥亦何足惜哉。

孫　余垣　較正
余維樞